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男　君遷
　　古度　編次

策

第一問

問自古帝王垂大統者必詒孫謀保

大業者必遵祖法用能先後重光長

世不替若商高宗周成王並稱守成

今上觀詩書所載傅說告高宗惟曰
監于先王成憲周公戒成王惟曰無
念爾祖豈君臣之際所以交修者舍
嗣守無他道歟厥後高宗迪高后以
康兆民成王殫厥心以靖四方豈亦
有得於二臣之助然歟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創制分任六卿以治天下
著爲諸司職掌提挈綱領布列條貫

誠哉億萬年之大法矣不知與周官
相表裏否歟
列聖相承隨時與事因革損益代各不同而
皆不失
皇祖之意迨我
孝宗敬皇帝慮 累朝典制散見乃 勅文
學之臣纂爲 大明會典不知於諸
司職掌符合否歟肆我

皇上天縱
聖神嗣膺　寶曆
登極一詔首曰
祖宗成法至精至備萬世所當遵守則我
皇上法
祖之心超商周而上之而所以交修於　廟
廊者其道亦已盡矣內外臣工奉行
惟謹或有未盡協一以厘我

皇上之慮者非所以承　休命而助化理也茲欲天下曉然知　成法所在而恪守之以共成雍熙之治而綿億萬載無疆之曆者其道何繇諸士其敬陳之

先天下而繇大統者必以道後天下而保大業者必以心蓋道爲立法之樞要而心爲守法之權衡也法立而不本於道者不

失之煩則失之疎其爲法也有時而窮矣
豈所以垂可大可久之規法守而不本於
心者不失之亂則失之拘其爲法也自我
而弊矣豈所以盡善繼善述之理是故善
詒孫謀者惟道以寧之而裕後之仁始溥
道也而莫非心也善遵法祖者惟心以通
之而成先之孝始彰心也而莫非道也帝
王之先後重光長世不替者其以此哉雖

然創業固難守成尤不易　執事之策諸生所以先及創守之論而末復惓惓于嗣守之詢也愚也仰窺盛心能不抒素以對

夫自三五而降天下爲家於是乎創守之說始重粤稽禹有典則之貽而得敬承之啟創業守成無以尚矣嗣是而言善創者孰有過於商湯文武乎故風愆之訓謨烈之垂頌亞代之宏猷者可考也稱善守者

孰有過於高宗成王乎故兆民之康四方
之靖揚二后之盛德者不衰也善相其君
以法祖者孰過於傅說周公乎故監于成
憲之戒無念爾祖之箴播二臣之成勞者
尤烈也是蓋祖宗之貽謀者盡其道君臣
之遵法者殫其心固宜其延[illegible]道之長耳
剏是而規模宏遠漢非不建[illegible]然內多
慾而外施仁義者何取于述文帝之故事

六典建官唐非不垂統也然阻羣議而明斷不終者何取于讀貞觀之[illegible][illegible]志厚立國宋非不詳謀也然治黨籍[illegible]天索元氣者何取于遵熙寧之遺制是蓋祖法之弗純乎道而亦守法之弗因乎心固宜其不能追商周之盛矣歷觀往昔豈若我 國家創守之盡善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創制分任六卿以治天下

提挈綱領布列條貫其著為諸司職掌者
誠哉萬年之大 典周官法度相表裏
者也雖
列聖相承有因革損益之殊要之皆不失初
意而已迨我
孝宗敬皇帝慮 累朝典制散見乃命文學
之臣特加編摩纂集綜紀其著為 大明
會典者誠哉一代之全書而與諸司職掌

相符合者也雖大略增損無拘方執一之

累要之亦不失初意而已蓋

皇祖以道立法故能俟諸後而不惑而

孝宗以心守法故能考諸前而不謬作述兼

善先後相輝將超商周而陋漢唐宋矣然

則今日之交修於　廟堂而恪守乎成法

以保雍熙之治綿無疆之曆者又不待我

皇上之闡揚與諸臣之協贊者哉我

皇上登極一詔藹然法
祖之精誠而內外臣工肅然靖共之匪懈保
業守成之道固已至矣然而又有說焉守
法誠貴于存心存心又貴于主敬是以傳
說之告高宗每重罔佚之規周公之戒成
王必嚴無逸之旨誠以敬爲祈天永命之
本帝王傳心之要也我
皇上能恭默以思治宥密以凝命毋以

天縱之聰明薇于怠荒之習毋以

天富之春秋弛其典學之功毋浮議是徇毋

私暱是比而　當國大臣相與竭忠以交

儆之于內百執事又相與矢心以贊襄之

于外則一敬之純可以事

天而法

祖可以保治而長世不將邁高宗而超成王

駕傅說而軼周公哉此愚生曝芹之忱敢

因以獻諸

聖天子　賢宰相之前

第二問

問學之係於人大矣道統之傳肇自

堯舜禹萬世之言學者祖焉而未嘗以

學名也至傅說之告其君成王之訪

其臣而後學之名義始著孔子十五

而志于學而曰志道志仁其言果一

歟聖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羣弟子之在門果何所事歟曾子得聖道之宗而傳大學其義至精至廣抑與志學之古有詳略歟達此而中庸之義七篇之要可類通歟繼洙泗而興者非濂洛耶有以主靜立極爲要者有以定性識仁爲先者其說同歟否歟至其後先觀摩相繼闡發則又有關

西之學有涑水之學有建安之學有
金谿之學有武夷之學有金華之學
之數子者果孰為得其宗耶抑皆足
以羽翼乎聖學者也夫學以至乎聖
人之道也不辨其宗猶航斷潢以望
至於海首南轅而欲適乎燕而曰吾
有得焉吾未之聞也諸士子學優而
仕將必有效貴用於時者幸深究而

詳言之毋徒委於記誦辭章之學以

爲羔雉之資已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君子之學亦一而已矣道惟其一也故發之爲明道之敎者不問其言之詳略而皆足以闡性命之精學惟其一也故履之爲造道之行者不問其見之偏全而皆足以翼帝王之統知此則學之在聖賢者或異或同而其在諸儒

者或優或劣皆可得而論矣夫學士之事也則論學亦士之責也顧愚生非深於學者將何以復明問哉抑聞之道之在天下猶日之麗於天也水之行於地也六合九有無非此日之照臨則凡仰中天之明與夫窺隙光之曜均之爲有見於日也不可謂隙光之獨非也四海百川無非此水之所洋溢則凡觀朝宗之浸與夫沿支流之

分者均之爲有見於水也不可謂支流之獨非也知夫水與日者其可以論學乎自執中之訓啟之於堯精一之旨發之於舜而學之源流始開傅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之訪周公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而學之名義始著彼商周君臣之所謂學者豈有他哉學乎堯舜之道而已繼商周而興者非孔子乎其志學也而或曰

志於道或曰志於仁要之道即仁之燦然之用也仁即道之渾然之體也合而言之不過欲其惟精惟一執仁道之中焉耳嗣是則有克復爲仁稱好學之顏有一貫悟道傳文學之曾以至於子思中庸之旨孟子七篇之義皆同一淵源者也蓋顏之所好好此中也曾之所傳傳此中也七篇之仁義不外乎中庸之一誠而中庸思誠之

功不外乎大學誠意之理若大學之所謂誠意者又非本於志道志仁之說與即是而知孔子之學得之堯舜商周而顏曾思孟之學則又宗之孔子者也其言之詳略庸何異繼洙泗而興者非周程乎其爲學也一則以主靜立極爲要一則以定性識仁爲先要之性之所以定也即靜之所以主也合而言之亦惟求其惟精惟一之執性

極之中焉耳雖時則有張子厚之號於關西司馬光之稱於涑水以至建安之朱考亭金谿之陸子靜武夷之胡安國金華之呂伯恭皆同一源流者也蓋子厚之精思力踐踐此中也君實之篤學力行行此中也康侯春秋之志惟伊洛之是宗伯恭紹學之扶得中原之文獻而誠意之先德性之尊者又非出於主靜定性之說與郎是

而知周程之學得之顏曾思孟而諸儒之學又宗之周程者也其見之偏全窔必論益學不必同同之窮聖道之隙光得聖學之支流者以之羽翼乎聖人之道統夫誰曰不可哉噫孔子賢於堯舜觿乎商周後有作者不可及矣下此而顏曾思孟之大賢也周陳張朱之醇儒也吾皆無敢議矣他如温公之不識王霸子靜之不道問學

康侯汲引于秦檜之門東萊闢庠于博議之書千載而下好學者不聞有遺喙焉然則士之志學者其必以羣賢爲階梯孔子爲堂與庶出而可以弘堯舜商周之業而無斷潢絕港南轅適燕之病乎狂妄之見如此幸 執事進而教之

第三問

問親民莫如守令守令賢否係生民

休戚而天下之治因之守令之職其大要在弭盜安民自周官有閭師塾黨之制而教民之道已詳有司兵夜士之屬而禦盜之規已立當其時牧伯率屬兆民阜成不可尚已漢興吏治蒸蒸史冊所載盛矣或文學化俗或教化安全或尺書移檄或單車就道其亦有得於周官安民弭盜之遺

意否歟我　國朝遴選守令屢

詔旨特加優䘏二百餘年民安物阜厥有由
然其人亦可以踵述與最著者如治
姑蘇治維揚治莊浪治樂陵皆守令
之卓異者也遺風善政追跡循良固
不必遠慕而得矣邇司牧者莫不嚴
保甲講鄉約夫二者一以章善而化
民一以遏惡而弭盜相爲表裏法至

美也然行之竟鮮實效以媲隆古循
良之化者豈猶涉於虛文抑或別有
其道歟諸士求志久矣願明著於篇
庶有裨于治理
君子之安民也去其所以害民者耳而其
去害也去其所以害民心者耳民心之害
既去則可以興禮義復廉恥雖賞之不竊
矣而何有害民之盜哉此誠守令者之責

而爲今日之急務也請因　明問而略陳之夫黃虞之世其民皡皡如也雖有奸宄之作逆命之徒則以神聖之文德易於潛消而黙奪之耳嗣是則民風漸不如古詐虐貪狡之流格法令而恣凶殘而民於是乎有盜之患欲爲安民之計者得無弭盜之方乎是故周官制爲閭師鄙黨糴其子弟而教之以三物教之以六行敎之以五

倫四德之良將以格其非心而使之不至於爲盜耳然猶慮乎弗率者之不可以不爲之防也而繼之以禦盜之規徇刑掌之朝士殺刑掌之司稽搏盜掌之司隸譔盜掌之環人刑掌施於追胥之比則良民安司兵入於數量之辨則亂民飭相翔誅於聚欜之守則賓至如歸夜士司乎分夜之詔則行人盡一當其時岳牧咸事庶績其

凝化盜為民之風猶可尚已漢興吏治蒸蒸而守令之賢者盈史冊若文翁之文學化俗黃覇之教化安全而擅良守之稱若賈琮之尺書移檄龔遂之單車就道而盜賢令之擧其於周官弭盜安民之意蓋有得者矣迨我　國朝特加優重而守令之賢者昭耳目若蘇州著績之況鍾繼撫數能之王恕而良守之名尤烈若莊浪奏功

之顧佐樂陵播美之許逵而賢令之號特彰其於漢室尹黃龔賈之毀蓋有光者矣然邇來司牧者嚴保甲非不有司兵夜士之遺講鄉約非不有閭師塾黨之意而芄苻之澤不免爲盜藪循良之吏或乃不如初者豈特飾彌文之過哉抑亦未得其道耳其道何在所謂去其害民心者是也夫盜亦民也彼豈無父母妻子之願哉而顧

其心爲盜以圖必亡之禍者則以飢渴之害其心也昔人云致盜有三征戍之無已也勞役之無已也科斂之無藝也三者甚而飢渴之患生則雖鼎鑊在前弗顧矣而鄉約保甲之虛文豈足以震懾而懷柔之方今田山澤藪之衆田園桑麻有常徵矣魚鹽鈔鐵有常課矣而額外之誅求者尚無厭也謂宜蠲之耳昔人又云弭盜有四

州郡置兵爲備也選捕盜之官也明賞罰之法也去冗官用良吏以恤疲民也夫四者惟用良吏之言爲最得蓋守令既賢則節用愛人而民樂生矣盜奚從起哉方今上下布列之職守則皆張趙矣令則皆卓魯矣而乾沒其心者不盡無也謂宜黜之耳誠使守令皆賢賦役盡省則民心之害除而施教之有地由是而申之鄉約以善

其俗可也專之保甲以防其非可也將見懷德畏威之衆皆易惡至中之民民安而盜自息盜盜弭而民愈安矣尚何成周之治不可以復見哉不然則沈命法立于武帝而漢天中之盜自若也盜賊重法奏于神宗而熙寧中之盜自若也又不得已而爲新鄭捕亡之術安潛招降之法竟何益哉然先臣丘文莊有言曰得一良令如得

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愚敢以弭盜安民之本為今之司牧者望以操縱守令之權為今之觀風者望

第四問

問國之大事莫重於祀而孔廟之祀尤其所至亟者祀孔子為萬世師以其道德高厚而述前憲後者不可尚

已從祀於廟廷者咸宗其訓然皆出
於家語與史記所載在史記則多公
伯寮秦冉顏何在家語則未載蘧瑗
林放其不同何歟唐初肇建顏曾配
享之禮至貞觀始以左丘明輩從而
此外無聞焉抑果無其人歟宋蔡王
安石于顏孟之間豈當時議者亦有
所黨歟我　國朝崇儒右文稽古隆

祀羣臣有上廟祀議而欲出荀况楊

雄輩者有上考正祀典疏而欲進王

通楊時者果孰爲當

世宗皇帝從禮臣議而聿加釐正於是罷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入人其果然歟祀蘧瑗於衛祀林

放於魯而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

甯五人各於其鄉亦足以酬其德歟

罷公伯寮三人而進居者歐陽修胡瑗陸九淵薛瑄抑果何所見歟諸生目瞻宮墻而獻祀典其私淑往哲久矣不知先儒中尚有當祔入者乎其祀事所定當以何者為據乎抑平日所畀慕將以何者為歸乎夫應祀而不獲與者為虛不應祀而獲列者為濫幸究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明于學術之邪正者始可以定祀典之是非核于功德之崇卑者始可以議報稱之厚薄何者明道立教弘澤樹勛者聖人之所以衛民物也制禮作樂立廟崇禮者帝王之所以仁鬼神也是故德厚者流光隆之禮而不爲濫德薄者流卑殺其情而不爲靳不以私意輕進退而褻之也必真不以浮議爲汚隆而施之也必稱斯則國家

之大典以正而從祀之大經其明乎知此而孔子廟祀尊賢配享之禮可得而論矣且國家之事孰有大於祀禮哉國家之祀禮孰有大於祀孔廟哉孔子之德參天地而配日月超五帝而邁三王萬古而一人者也尊之爲帝師祀之以王禮夫誰曰不宜然而宗孔氏之訓竊聖教之遺者代不乏人而皆得以從祀于廟庭則又尊師重

儒推廣聖人之德意耳籩豆簠簋之錯陳
冠裳玉帛之趨蹌朱干玉戚之舞蹈笙鏞
柷敔之和鳴儼然王公侯伯之威儀也此
豈可以輕與者耶夷考史記多載公伯寮
等三人是記者之附會也不足稽也家語
未載蘧伯玉林放二人是記者之缺遺也
無足怪也何者伯寮遡子路得罪于名教
秦冉顏何俱泯于行實豈所謂私淑孔氏

者而乃錄之耶伯玉衛大夫有君子之德
林放魯人知禮教之本固所謂孔氏之徒
者而可弗祀耶秦漢之間祀典俱缺至唐
初肇建顏曾配享之禮至貞觀始以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從祀焉雖未能盡聖門之
選而尚賢右文之意則可知矣迨宋神宗
乃以王安石輔予獨孟之間而其子雱亦
從祀焉此實新學私黨之見而濫辱俎豆

之愆則可議矣肆我　國朝重道崇儒稽
古定制出荀况楊雄而進王通楊時益以
性惡之說則畔道劇秦之論則失身誠不
若教授河汾傳道東南者之爲烈也進退
何其當哉迨我
世宗皇帝從禮臣議再加釐正罷戴聖等八
人而伯玉林放之儔則祀之于鄉國黜伯
寮等三人而后蒼歐陽修之輩則進之于

門墻蓋以戴禮之拂經譏人之病德誠不若問禮見稱文章莫大之爲善也黜陟何其明耶合而觀之秦漢之禮應祀而不獲與者衆也君子以爲失之虛唐宋之禮不應祀而獲列者衆也君子以爲失之濫惟國朝則因其學術之邪正以出入其人視其功德之崇卑以上下其位其誠得典禮之當者哉抑愚又有説焉我 國朝儒臣

賢士人不稱乏而近議從祀者惟一薛文清此非大遺而當議者耶且八佾之樂雖行於成化之間而樂章之未改者當議也顏曾之位既分爲四配之列而路皙之反下者當議也一則爲禮制之經一則爲倫叙之紀釐而正之則神靈其妥乎愚生之掇拾舊聞如此不識知禮者以爲何如

第五問

問古今之談兵者載籍雖多不列水戰誠難之也入閩地當濱海故議海防爲獨詳北自福寧南至玄鍾設備所巡司以控於陸設水寨重兵以防於海其經略亦稍備矣然或嘯聚者陸梁乘間者竊發起豈風濤捍禦爲難歟抑將兵不足恃而地險或未扼歟夫險要莫如五寨而考之舊制半

在海外近年議以孤島無援有遂移
置内地者不知尚當復其舊歟且海
洋浩渺觀望易生卒遇警報果能聯
絡相衛歟他若彭湖海壇湄洲等島
雖孤懸遠海延袤百數十里勢險地
腴寇闖者每竊泊之以窺内地信奸
宄盤據之區也欲設兵以隄防歟則
航海遠戍兵食有弗繼之憂欲撤備

以靜待敵則流突雖常追奔有弗及之慮是二者非就變敵或言防海必須防陸凡籌援濟之區亦務有以鈐束之而遏其往來之衝其衝安在而遏之何術敵必歷道之庶乎全勝在我矣若兵食之計雖屢經籌畫而所以儲險者必有要務焉毋惜詳及以盡所長是司經略者所願聞也

執事發策終篇而及海防之務慮至周也愚雖未學軍旅然而生長海濱目擊而心听之久矣能不一吐出胸中之素耶福在南服昔固僻區樂土也自寇犯吳浙蔓延相蒙久矣海濤之騰沸矣雖經鄭清之後漸無蹂躪之殃然轅門徼調疾若轉圜司府未有寧日也夜擊刁斗晝習傳呼關津未有逸吏也此其故何哉蓋閩海與浙粵

相通若彭湖海壇湄州等島懸遠孤絕勢險地腴信奸宄盤據之區也欲提兵以隄防則航海遠戍兵食有弗繼之憂欲撤備以靜待則流突匪常追奔有弗及之慮亦難乎其爲計矣我

太祖肅清海宇之初而即於此乎加意者蓋知有今日也漸入承平頗稱效順詎意蜂蠆之毒微而難遏犀象之性暴而難馴哉

是故衛所之參錯水寨之縱橫防禦非不周也額兵示信地以長戍募卒分要害以分屯行伍非不整也峙糧速而不畱軍需饒而不匱給餉非不時也屹以金湯比以烽堠戰船以需衝突艨艦以時探望伺察非不細也憲臣握運籌之樞參戎寄折衝之任約束非不專也然法以紘解而聚太以網疎而玩利之所溺厲禁不足以回其

心勢之所趨神術不能以追其蹤尤效於輕生之輩聚成於貪猾之徒其所由來漸矣且海寇泊居島嶼能倚舷而耕乎泊沒波濤能攜壓而市乎既交易以蕩其心又接濟以資其用昔與潛通者能無轉徙而為耳目者乎昔為嚮導者能無連結而成羽翼者乎敝彼之窺我反出於意外我之應彼反塞於計中甚哉防海之難也然則

欲為兵食之計以收萬全之功者宜何如

賤吏之卒驗強弱以盈縮其糧茲不問人

而盡驅駕捕得無靡費乎是存汰之法宜

行也召募之兵省勤惰以高下其食茲不

問事而率與收錄果足稱用乎是簡稽之

令宜下也雙桅之舟欲與漁船並禁而勢

不能行豈無庇之者乎則盤沒其物重繩

其主可也諸粤之丁欲與俞氏雜用而人

不稱便豈非病於農乎則分番演閱隨時取用可也心同則勇奮力併則氣奮主客分別易使之轉相應援乎均賞均罰恃吾鼓舞而已爲己則心專待人則勢緩鄉兵編設易使之視相聯絡乎自戰自守惟吾倡率而已俘獲之民蓄久逋而陷於賊者能無侮心之萌乎啟歸附之門寬其治而咸與維新未始不可以散黨也坑礦之徒

蓋四集而流於惡者豈無求生之心乎寬

追捕之條籍其身而一體募用未始不可

以責效也開番船以殺戎心亦縱權之論

也堂堂中域與夷較利所得幾何猶爭鬭

之家而啖以和好之約辱國不已甚乎宜

寢之耳假獄囚以擒凶醜亦使過之意也

亚亚之兵譬而不陳而聽命於罪人猶籠

胳之禽而附以飛騰之翮安復爲我用乎

宜杜之耳如是而又清尺籍之名柔脆者
不得以濫入益餘丁之選饒勇者不惜乎
倍糧私門占護則奪而還之營别籍隱藏
則鞫而澗之海精間諜之選使我能料寇
而不爲寇所料愼把總之求使我能制兵
而不爲兵所制超格樹助者殊勞以勸勇
夫競實彌文者峻懲以儆怠職如是而恐
訓步伐辰號令克儲蓄繕阨塞則天文料

動衆占風候以乘虛則足食足兵可戰可守不必移寨內地亦不必遠戍外洋可以剪鯨鯢而築京觀偃潢池而澄滄海矣防海之務孰有要於此哉

第一問 丁丑會試

問書稱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傳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是知清夷暇豫之時幽眇幾微之際固明主藎臣之所

兢兢惕厲者也虞周之隆君臣胥勑儆戒張皇之說在書可徵已漢唐之世若流涕太息近於激談十漸十思疑於過計而二主訢受千載美稱焉亦可方於古歟我 國家基隆之業迥軼前代

皇上嗣曆以來憲修政舉時和物豐三垂晏然重譯交至此其休期昌會即詩書

所稱何加焉頑處豢者危城復居豐者戒日中今寧無釁萌微作當蚤見豫圖以應易書之指者歟

皇上方上嘉虞周厲精求理設有深恤遠謨補苴　盛治即激且過亦

宵旰所樂　聞也諸士其率意陳之毋有所諱

夫治國若治病然盍今日之病有五立法

之刻也實政之衰也言路之壅也貨賄之行也紛更之亟也立法刻則人不相安實政衰則民不受惠言路壅則上不聞過貨賄行則下不堪命紛更亟則國事將日非矣譬之病裏者四肢無故而元氣已索然矣察微以制變者明哲之見也視神以去病者醫師之良也故伯益儆戒以醫虞召公張皇以醫周賈誼涕息以醫漢魏徵思

漸以醫唐皆當天下無恙之日而豫爲之理彼四君者亦受其苦口之藥而不吐是以享靈長傳盛美至于今之世不泯也今天下治且安矣肩虞周而首漢唐矣執事尚欲求所以補苴之策是以古哲王望我

皇上而自待以藎臣也夫上有哲王下有藎臣則直言之士雖激且過焉無罪矣愚敢以扁鵲之說陳焉昔魏文侯問於扁鵲子

昆弟三人孰爲善醫者對曰長兄視神形未見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視色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臣則鑱血脉投藥毒傳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夫醫者之名愈高而病者之苦已甚則莫若除之未形之善矣故亂機常伏於無事而瘵情多忽於未然視神以去病者醫師之良也察而除之此視神之術也不然則必見於色

又不然則必患於肌膚矣至彼而後圖之
即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創孔之不完也必
多夫忠臣不希急病之名而養天下以不
可居之禍明主不樂所以亂之實而忽逆
耳之言故易有城復日中之憂書有制治
保邦之訓傳有圖難爲大之謀不可謂至
治至安而忘此慮也執事誠以爲然而轉
聞諸

上則愚生尚能一一言之

第二問

問班固藝文志有稱周官經者其書不知所從出然詆其爲僞者衆也自漢列於博士始得與高堂生蕭奮之業抗而爲三至王仲淹氏朱仲晦氏蓋亟稱之矣顧冬官獨闕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其爲不經無論已迺宋元

諸儒有謂冬官具在而散見於五官之中者有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者將妄所折衷歟說者以爲先聖致太平之書是矣然或著錄略或作訓義而施用則舛或用其五六或用其八九而理效則疎抑又何歟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今之窮經者無亦務

其意而求之歟吾願與諸士相質正

焉以觀稽古之學

周禮一書先王致太平之法詳且盡也其分爲六官之職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名大意以調元贊化順時宣政爲事藝文志所謂周官經者始出此與與然五官互見而冬官多雜出其中葢簡帙之散傳訂之訛實未嘗缺也漢人以考工記補之不經甚

矣夫此書之用萬代治平之紀也故王仲淹朱晦翁氏皆極稱之不當但列於博士與高堂生蕭奮之業抗爲三至而已然先王用之則郅隆治後之人或著錄略或作訓義而施用咸舛或用其五六或用其八九而理效均疏者蓋有故矣夫書古人之糟粕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今之所爲用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無惑乎治

之不可古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夫其所謂意者古人之不可傳者也然所謂不可傳者不可傳之以其書耳而尚可以吾之心傳之也吾之心即古人之心求古人之心以行古人之法則聖王之治可復也故黃帝垂衣於㳙齊陶唐放勳於明讓虞華協德於

濬哲夏禹受禪於祗台商湯正域於敬躋

周發定功於義勝彼世主不能比善於此

列則又何可責治於無因哉故周官之書

文武成康以之盛桓靈幽厲以之衰待其

不可傳者且不得私之子若孫也是在善

用之而已故膠柱而調瑟則陽春之響不

宣執方而投藥則葆和之功不顯牽古而

索化則熙隆之治不登謂周官不效而廢

之者是因噎而廢食者也無其心而欲行周官之法者是欲前而却走者也二者其失均矣然而關雎麟趾之意愚也敢爲聖天子望

第三問

問儒者之說尊周孔而闢黃老申韓尚矣乃史氏述二家或以爲合于大道或以爲南面之術或取其明分職

或稱其輔禮制于儒者則各有刺譏
何悖謬也豈亦有見歟即以漢事論
文帝躬修玄默其說出于黃老然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武帝尊儒術黜百
家而其治顧不逮孝文遠甚何歟宣
帝綜核名實大抵申韓術也然號稱
中興與周宣侔德元帝徵用儒生委
之政事而孝宣之業衰焉其失安在

豈儒者之道曾黃老申韓不若歟抑
風會日趨纖法而理即黃老申韓皆
適于刑而儒者顧無關于理亂歟將
用之有善不善也士貴明道術習治
體其以得失之效著于篇
有三人相與適燕者一則從乎燕之道矣
其二者一則從其岐而東之一則從其岐
而西之卒之則皆止諸燕焉然而從乎燕

之道者坦途也其岐之而東而西者則迂曲阻塞雖其至同而勞費倍之夫由岐皆可以至燕則由之亦可也然弗若從道者之逸則何必由之哉噫王道之外無坦途也從政者由吾儒之道足以致治矣奚必之黃老之申韓也夫二家者流或以爲合于大道或以爲南面之術或取其明分職或取其輔禮制由之亦或可以適治者也故

漢文躬修玄默用黃老之說而化幾成康宣帝綜核名實竊申韓之術而德侔周宣是所謂從東西而適燕焉者也然文也治僅富庶終莫追玄古之風宣也政專慘刻爲漢室禍禍之主其取道也遠矣是所謂迂曲凹塞而徒勞焉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三皇之所以神五帝之所以聖四王之所以仁者特患用之非其人耳未有用得其

人而其治不美者也故尊儒術黜百家武帝有志于王道矣而其治乃不逮孝文徵用儒臣委之政事元帝有志於王道矣而孝宣之業反因以衰此豈吾儒之不若黄老申韓也二君之用非其人也令二君者純心以任賢其身爲皇王之身其臣皆皇王之佐則雖唐虞三代可也而文宣之功福奚衮其用之不善烏可謂吾儒之無關

於理亂之數與故善於用術則文宣行二氏而稱英不善用道則武元行吾儒而累績燮之則有眞儒者有善治而二氏者君子不由也何也二氏王道之岐也吾儒適燕之道也舍燕道而之岐則行者笑於路棄吾儒而二氏則治者笑於國矣君人者其尚愼所擇而毋遺笑哉

第四問

問文章與時高下自古記之矣歷觀
盛世其文皆温厚雅馴齊于巧而安
于朴迨中葉則學務多方始競瑰奇
誇煒麗矣頽浮文勝斯雅道傷士習
漸于澆薄將文以時敝耶抑文敝而
世道從之耶唐宋之代葢有挽回而
丕變之者或以一人啟八代之衰或
以一時正大學之體功效何卓犖也

豈文固稟于風氣而轉移化導文人

力使之然歟　明興二百餘年文凡

幾變矣葢迄于今而稱盛際其沿襲

變易之槩可略舉而言歟今操觚之

士各欲縱其材情之所極非不爛焉

可觀而論者復有文勝之慮抑別有

見歟茲欲華不滅質巧不斲朴以無

失先民之程則何術而可夫正文體

變士習 明詔所申飭諸士熟聞之矣願相與揚摧之

天下有大勢亦有大機勢之所趨君子不能止其下然機之所在則君子得操縱而轉移之矣夫文之由實而華者勢也唐虞三代之時其文皆溫厚雅馴先秦兩漢之間其意未泯其味可咀然而技藁浸以昌矣是風會之流也爲文者不知也然唐得

韓愈而振八代之衰宋得歐陽修而正大
學之體則是唐宋之文亦不能不隨勢而
變而觀于韓歐之功則轉移化導之機又
信乎其在人故愚以爲正今日之文體變
今日之士習正執事也不足壓執事之
憂也夫明興二百年來文凡幾變矣然國
初雅有渾厚誠嚴之意其頗爲浮誇支離
可憫可笑者則莫若嘉靖之末隆慶之初

然而坐此弊者弗得録其録者固皆馴雅之遺也執事者蓋嘗憂之而力思所以挽之矣故海内之士翕然從之頗變而爲今日之似然天下惟中庸最難中才之士其習易分工詞章則競事馴㷀而惟命之文不招探理致則爭涉荒唐純懿之義不闗故縱其材情之所極或一變而遂成奇詭之習焉亦勢也然而韓歐在上矣誠欲防

其漸而正其趨則亦持其機而已矣夫天下之從上若影之於形也響之於聲也上之化下若模之於鼎範之於金也故示之學以開其心隆之禮以作其氣擇之師以率其行嚴之課以別其才信以誘之判道者必弗錄公以選之嫉進者必弗許則炫華之士無由至而今習可變今文可正唐宋之風微矣反是而欲正文體變士習是射

者闕其機而求發也胡可得哉

第五問

問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此制禦常道也史冊所載未暇枚舉吾獨惟大漢建武永平之間勢足以鞭箠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狡焉叵測猶冀其通好而許之何怯也虜貢裘馬請箏瑟不之予予弓矢

刀劍何拙也虜既和矣而寇鈔不息
和若不足恃矣然而鄭衆不遣耿秉
出屯虜再折北而北庭遂空焉豈其
和也固無妨於戰而和與戰之權又
在我而不在彼歟我　國家威德陋
視漢代頃歲虜酋款塞乞貢市願為
外臣廷議爭言非便乃　廟謨弘遠
推赤心待之息兵罷警亦既五六載

於茲矣顧未雨綢繆　國家至計今
貢市撫處之宜邊鎮戰守之備果可
恃歟有如黠虜渝約能一大創之使
不敢窺歟多士必有抱先憂者其揣
度虜情籌所以善後之畫有司者欲
亟聞之

昔人有言中國之於夷狄譬若禽獸然以
不治之治治之而已治之以不治乃所以

深治之也春秋之義來則嘉其慕義而移
之以禮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未聞
與之爲市者也與之爲市是開門而延之
矣雖其不敢入亦危矣哉故惟有備其可
否則吾恐中國之食不下咽也夫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之求
市我固利彼而彼實利我矣利心一啓則
求市不已必至求竽瑟求竽瑟不已必至

求金繒求金繒不已必至求子女求子女
不已必至求爲兄弟婚姻求爲兄弟婚姻
而不得則翦爲仇讐矣無以禦之能使不
長驅哉此固三代之顯禍可鏡也故愚以
爲惟有備焉其可也耳漢當建武永平之
間匈奴數寇邊而求合市是以强求合也
冀其通好而許其入或者厭其偪膚之患
而姑爲以弱制强之謀乎及其貢求不得

而請筝琵是以弱而來請也不予以筝琵而以弓劒予之毋亦欲挫其貪求之心而爲此以强示弱之策乎然旣和而寇鈔不息者是其難厭之情也再敗而北庭遂空是吾方盛之勢也向非此時則勝不可俸矣故愚謂頃歲之許虜酋貢市是亦幸其臣服而乘此以柔之也然許貢則可許市則不可今業已成矣驟而改之恐非信矣

則所恃以杜其將來之橫者戰守之備而
已矣夫兵者百歲不一用然而不可一日
忘也簡將帥蒐卒乘使有功𢦤生事𦔳令
渝約我不可動則和可無妨於戰戰可無
妨於守此雖杞人之過計而亦桑土之遠
謀幸毋曰息兵罷儆五六載虜之欲止此
也

第一問 癸未科會試

問論君德者必考信於六藝詩書尚矣書稱寛仁詩稱豈弟世儒宗之謂柔德理天下而剛濟之是矣或又謂君德以剛爲主何歟果若所言洪範又何以有柔克之說也且必主於剛然後可則漢之文孰與武宋之仁孰與神而功效與致治忽相反何也豈所謂剛者固自有說歟易之乾君德

也乾之義健六爻皆陽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自強不息非剛乎然大人利見惟二與五至於上且爲亢而有悔而用之者必摧剛爲柔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又可一於剛歟蓋易之說似與洪範之說合而詩書所稱固不可廢也則所爲以剛爲主者非歟我

皇祖本六藝之指隆三五之風一代
君德具在　訓録其所以體乾行健者可

數而陳之歟請各摔乃意推明自强
不息之義以不悖於詩書所聞無徒
泥洪範而謂主剛者妄也
人君之道有剛有柔剛以自治故其神常
運而精明之理出柔以治天下故其意可
蓄而平和之福流堅其中寛其外强於上

紓於下參而置之與世斟之故君德不離亦不倚天下之治不攖亦不弛此通於剛柔之極適於理治之宗者也蓋嘗本論於

天證於經訓而數於世主仰窺我

皇祖之德萬一矣今夫天之行也惟健故能經晝夜而推寒暑然非有日月雨露之照濡則形色莫有生者焉人君之行也惟健故能一心志而純性術然非有忠厚休慈

之布施則遠邇莫有懷者焉此剛柔之用
君道也即天道也書稱寬仁詩稱豈弟貴
其至者也易序亢悔洪範序柔克矯其勝
者也要之二者相濟若五味之相和也若
五行之相待也一於柔是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一於剛是以金伐金鮮不缺矣故漢
文宋仁致太平而弱者多乎柔也武帝仁
宗稱英明而敝者多乎剛也此其失得可

鏡已我

皇祖本六藝之指隆三五之風其所爲勵諸

朝夕檢諸動靜而乾乾然惕者觀存心精

誠諸錄而可想也蓋體天下行健得自治

之剛其所爲孚諸臣鄰溢於羣衆而雍雍

然和者觀學士邠風諸歌而可想也蓋法

天行仁得治天下之柔如此即詩書易範

所稱何以加焉此一代

君德所以開萬世之隆平哉故曰數政優優

百祿是遒此之謂也抑純白之王千載而

一起是比肩而立也聖哲之后百世而一

生是接踵而至也故皇王而下至德不數

各得其性以適於治綱者動之鈞者靜之

舉者抑之晉者與之爲術不同得無一也

故漢之二帝宋之二宗未爲可少矣然剛

柔異尚則强弱殊形時事異宜則創革殊

法四君惟闇於大赦故不得躋熙隆耳我
皇祖當國勢初定人心初一雖未嘗不緩之
以柔然而禁令甚嚴紀綱甚肅則未嘗不
斷之以剛今者承平既久法度漸弛風俗
之蠹有可流涕於漢臣者夷狄之憂有可
寒心於宋事者則以剛濟柔之說豈可廢
哉然所謂剛者非煩刑黷武之謂也即所
自治亹亹不息措而爲整齊之策爲制禦

之猷其於以保治也優矣於戲我
皇祖之訓錄具在也神而明之敢以爲
天子望

第二冊

冊帝王之粥曆數必曰祈天永命矣
是以有周受命定鼎郟鄏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授也而召公稱夏商
不可不監乃曰我不敢知則彼豈瞽

史所傳不足信歟學者多言五德三
十五際始終之傳與德運代軌天地
出符七精反初之說蓋自孔子疑非
虛語漢人以太初曆推百六三七四
七之數唐有千歲曆又有五德之數
之論其盡驗歟否歟宋又有為元會
運世之說者極之於開物閉物謂堯
得中數誠符矣果足盡古今之數歟

若歷年圖推上下一千七百餘年意

在昭監不爲數論豈亦召公之志歟

昊天以斗精授

皇明貞符億萬熙皥一日則成康遜烈矣然

我亦不可不監也諸士亦有攄忠關

蘊贊哉

皇上萬曆之治者否歟昔騶衍嘗有圖者不

能大雅而稱仁義節儉王公尙以傾

化況陳召公之猷者哉其纚奏一篇

未必不稱善呼

萬歲也

天人之分交勝者也然而人不可誘乎天

理數之說各適者也然而數不能違乎理

何者天之所與孰能廢之天之所廢孰能

與之此天之勝人者也有德則受命世有

德則永命德薄則命揺世德盡則命改此

人之勝者也見天之勝人者則論數見人之能天者則論理論理非空詮論數非臆料此說之各適者也即此可以議帝王之曆數矣嘅夫天之愛世也甚矣四海鴻洞未卜其主聖哲乃生從而未之是故羲農黃帝所以興也一人恣睢不恤其民昏亂既至從而覆之是故桀紂幽厲所以[illegible]故人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命在德定[illegible][illegible]

鄏卜世與年周公之舉通於命也數所出也監於夏商曰不敢知召公之稱迪於德也理所歸也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命故召公之稱可信周公之舉亦可信豈曰瞽史所傳誣哉故後之爲數學者有五德三十五際之傳有德運代軌天地出符七精反初之篇其言人人殊矣然吾以其出自仲尼爲知其於理必有當也有漢太初曆

唐千歲曆五德數　論有宋元會運世開

物閉物物之書其議代代更矣然吾以其出於康節者知其於理各有合也何也仲尼神於理故因理而見數康節精於數故因數以著理若謂學者之言不信漢唐諸臣之曆不盡驗則彼一聖一賢者當絕口矣況若歷年圖所推亦召公照監意也何可捐哉故遁於數之說者則天命可畏也遁

於理之說者則人事可修也我
皇明符受斗精祚卜億萬熙皡之烈豈不遊
成周耶然昔人有在德不在鼎今中國誠
安矣然蘇湖二郡水潦頻仍杭州一鬨兵
民繼訌而四方災異且不停奏此腹心之
疾也何以巳之外夷誠服矣然馬市之開
無益分毫夷布之賞動縻百萬而邊左干
戈且不停戰此門庭之患也何德以鎮之

無關數而關理無恃天而恃人求所謂肴

踏維熙之道以祈天永命可也不然內虛

外强將無聞非而來者乎故召公欲監於

夏商𢙣則欲監於成周而騶衍之談無取

也

第三問

問古記有云後王之成名夫成名安

所重𢙣乃儒者論治有謂定規模從

事者有謂規模既定則當循序行者
於成名之指亦相發明否歟治古之
時或先賞而後罰或先罰而後賞或
賞罰用爵列雖列國亦然或尊尊而
親親或尊賢而上功雖晚近世亦然
或覇王道雜之或力行仁義或忠厚
立國其規模莫不有成名焉抑亦有
所取法歟其後王得失之效可悉數

歟　明治恭隆

高皇帝遠監三王而剏之者也恭指其規模之成名以象一於三代則何代最符歟且三代俱有適之長也有獨稱一代之風俗最敝者何歟又有以能振多之者又有以無制制煩少之者孰爲當歟今

聖君在御孜孜考

祖宗之規模而善守之是
宵旰所廑懷也將安修而可士綜覽古今其
必有槩焉願各攄臆以對若所謂郁
郁大備與夫損文用忠之說執事者
業聞之矣
夫立國者規模不可以無所定而名則不
可以有所成葢天下無不變之時無不敝
之法制世而貽法者開俗之模也觀時而

通化者振先之行也故定之一時可以齊睹聽而傳之數世或未可以防走趨必以成名則將滋弊藉令吾身與民安之而後之人將狃焉雖時異勢窮而不敢更祖宗之措置以循於敗亡之途者則立國之名誤之也夫古之善立國者莫如夏商周夏先賞而後罰商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爵列非無規模也非吾名也然夏之弊也縱

商之弊也刻周之弊也濫而子孫皆卒因之以至於革命使三代者之後能以罰變賞以賞變罰以公變賞罰隨時而反其極則有道之長至今存可也其在諸侯者莫如齊魯齊尊賢而尚功魯尊尊而親親非無規模也非無名也然齊之弊也篡魯之弊也弱而子孫均不攺之以至於亡國使二君者之後能以親親濟尚功以尊賢濟親

覩因時而矯其過則百里之地雖致王可也夫守其名隳其實則數聖人之後不免況近世耶故王道之漢雜之霸仁義之唐雜之夷忠厚之宋失之弱其所爲規模成名不同當其時豈無可觀哉然其後之不善變者一也夫玄酒之饗而醴醆之設也皮毳之衣而綺縠之炫也時所趨也有神明之君故見本而知標有英雄之辟故達

衆而行獨不然有國者甚無樂乎名之盛
也況我
皇祖規模監於三代則世世率之可也惟必
欲有所成以象一則恐生有說矣夫太古
之世渾渾灝灝與元同氣何所名也故自
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至於霸葢
卑卑無論已然今日之所願亦非王也何
也文質易斟也何以反之而完其樸賞罰

易明也何以格之而忘其豹此同氣之玄宗也若夫省災異恤離瘼節財賦明寘實廣賢路肅官紀正體統别等威則

祖宗之規模具在卽有不適於衆不惠於時而奮然通之以章善述者則願

聖天子加之意耳一代之名何以稱焉

第四問

問今之儒者豈有遺行歟何不擧之

甚也杭籍孔訓應裘宋言聚族而談

自謂聖人之徒然曾不及管晏誦讀

之效明矣夫上世之上獨師獨友不

學則已學則涉聖源騁王路即若近

世所識世不乏也故雖諷黃老而有

儒者氣象佩申商而有洙泗典刑歎

管樂而有伊傅出處起縱横而有堯

舜敷陳彼其初可以不習爲儒哉不

爲儒而不詭於儒用過其學又何也儒之術大明於宋而宋名臣率未始以儒著者或不由講學而勳業澈於三朝或不從孔鑄而人物稱爲第一或不通太虛而須稱滿於四夷談者擬爲阿衡至或用經術經世務而更以滋擾曾不及四子百一何也由此觀之章句之徒腐脣落齒而談儒邇

無益哉師心陋見不曠然大覽適足
以明其不知本末而終惑於大道矣
諸士窺六經兼百家其各攄所懷以
觀體用之備
蓋道德衰而天下始有儒名實懸而天下
始有二儒故談經則是而用世則非者儒
之名也不數於學而能適於政者儒之實
也有其實則習儒可不習儒亦可以儒進

可不以儒進亦可苟聞於大較而徒以禍天下抑又甚矣故論儒者不問其名而問其實論人者不問其古今而問其名實然則今之儒者豈眞無遺行者哉乃挑寧有不譽之歎何也夫古今人雖不相及不甚相遠也則姑以古人論之乎古之人獨師獨友而能涉聖源騁王路者其所務者實也是故有不習儒而不愧於儒之名者有

以儒進而不嗇於儒之功者若子房則誠黄老矣若孔明則歎管樂矣此所謂不習儒者也然而儒者氣象伊莘出處於漢稱二公焉何愧於儒之名也若魏公則不由講學矣若君實則不通太虛矣此所謂不以儒進者也然勳業蔽三朝頌聲滿四夷於宋讓二人焉何嗇於儒之功也此數子者非儒而儒吾猶未敢謂儒者之弗若也

乃判公號以經術致用者而更以滋擾則何名實之無據耶噫即是可以知儒矣夫百川異流而均之至海泥羹塵飯可戲而不可食何者得其道則同歸失其真則虛其耳故夫善學儒者則黃老管樂足以適於治也而不必於學之講不善學者則經術世務祗見其不相謀也而何以具儒之名然則儒者果不足用乎今之士今之世

果無儒者乎夫儒之道廣矣即百家皆其支流也今之士多矣即若穴且有潛德也故見夫用術乖方而謂儒無益者是因噎而廢食者也謂今世無儒而希慕異代者是貴耳而賤目者也則在乎知之而已今夫識神駿者不求於牝牡驪黃之中知豪英者拔之於文詞訓詁之外誠用此道也則將有畀管晏薄漢宋之士者至焉幸無

日誦讀之效止此也

第五問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願　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曷嘗不以虜爲言乃所言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八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與微獨異代即嘉靖季年以施之於

今且有韃靼虜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牧馬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黄酋討

且　請封何以待之或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晋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强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絶漠神爵五鳳間乃不煩

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為寇或乃憂降羌請置都護或又謂宜蕩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難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羣相方假令不勦除言不襲故計能爲

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夫兵者百年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況

今日之所急者惟虜患以為今日之病虜為深夫中國之所以待夷狄者財力而已昔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先於節財息民故能攘南荊剪北戎而無敵於諸侯今馬市之開以責帛易敗馬夷布之賞以厚賂納屬醜即無論啟其貪婪無厭之欲助其強悍難御之氣而歲靡百萬豈非吾民之膏脂耶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斂之庫府

刻之貪污兵之豪强而其財尚在中國也今以供犬羊之求則無復還之日矣幾何而不空虛哉邊牆之築不擇險夷戈甲之鑄不稽强脆即無論中有不急之工外有無實之費而歲殀百夫豈非吾之赤子耶夫民生之力亦有所限召之入衛勞之道途困之衣食而其怨尚未敢言也今以葬泥塗之下則無聊生之日矣幾何而不殄

則直言之士無罪矣愚以爲今日之病虜
爲深夫中國之所以待夷狄者財力而已
昔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先於節財息民
故能摧南荊剪北戎而無敵於諸侯今馬
市之開以重帛易敗馬夷布之賞以厚賂
納屬醜即無論啓其貪婪無厭之欲助其
强悍難御之氣而歲靡百萬豈非吾民之
膏腊耶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斂之庫府

刻之貪汚弁之豪强而其財尚在中國也
今以供大年之求則無復還之日矣幾何
而不空虛哉邊牆之築不擇險夷戈甲之
鑄不稽强脆即無論中有不愈之工外有
無實之費而歲敚百夫豈非吾之赤子耶
夫民生之力亦有所限召之入衛勞之道
途困之衣食而其怨尚未敢言也今以葬
泥塗之下則無聊生之日矣幾何而不珍

瘁哉隱財竭則貧力竭則弱未聞貧弱之
國而可以得志於夷狄也此虜之深爲吾
病者二也此腹心之疾也若所云患在三
衛患在土蠻患在板升患在番夷套虜者
尚在皮膚耳足食足兵計之無難也愚以
爲爲今之計莫若因其請封而裁奪之以
陰抑其橫徐於馬市而殺減之以默消其
貪卽退而繕我城堡簡我士卒蓄我糧餉

修我器械即不必乘其虛攻其瑕合諸路之兵擣羣醜之穴以一舒華夏之氣縱其先事而來吾蓋不可動矣又不得已而戰亦豈遽出其下而何爲假撫柔之名致納賄之實耳弱宋之事不立漢武之功哉此愚生之所以扼腕憤怨而不平者也若夫利害之原得失之極則惟執事者進而教之幸甚